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眉廬叢話 第五卷

歲在甲午，東敗於日，割地媾和。李文忠忍辱蒙垢，定約馬關。一日宴會間，日相伊藤博文謂文忠曰：「有一聯能屬對乎？」因舉上聯曰：「內無相，外無將，不得已玉帛相將。」文忠猝無以應，憤愧而已。翌日乃馳書報之，下聯曰：「天難度，地難量，這才是帝王度量。」則隨員某君之筆。某君浙人，向不蒙文忠青眼者，相將度量，繫鈴解鈴，允推工巧。鮑子年《內閣中書題名跋》：「嘉慶初，李鼎元曾充冊封琉球國王副使，賜一品麒麟莽服。」相傳此項品服，唯自陸辭之日始，至覆命之日止，得用之，所以示威重也。又清初視翎支極重，凡賞戴花翎者，必有非常之功。其花翎確由內廷頒給，只准戴此一支，自己不得購用。

方子嚴《內閣中書題名跋》大庾戴文端云：「和相執政時，兼掌院事，清秘堂中風氣為之一變，往往有趨至輿前迎送者，獨閣中一循舊例，不為動。用是和相雅不喜閣中人，曾以微事黜張蘭濤倉場。而汪舍人履基、趙青州懷玉、朱溫處文翰皆一時名宿，亦思有以摧抑之。迨和相敗，而閣中無一人波及者。」

京朝大僚因公獲咎，傳旨申飭者，必須納賄於內監，則屆時一到午門，跪聽內監口宣上諭，即傳旨申飭云云，奉行故事而已。賄之多寡以缺之肥瘠為衡。相傳某年，某總督述職入都，忽因事傳旨申飭。某督未歷京曹，不知行賄，及赴午門跪聽傳旨時，該內監竟盡情辱罵，有僕隸所難堪者，亦無可如何也。

文淵閣但聞其名，不知所在，或云在大內，或云即內閣大庫。庫中儲藏書籍書畫甚多，惜太半損壞。有一種白綿紙書，版本皆絕精舊，霉朽尤甚。遠而望之似乎完整，偶一觸手，輒觸手斷散如絲，不復成葉。蓋北地雖無潮，而深廊大廈，錮陰沉鬱，亦能腐物。兼此種白綿紙尤致而不韌，當製造之時，捶抄之工，殆未盡善耳。

每科會試，由內閣舉人中書中式者，殿試日，領題後，得攜卷回直房填寫。書籍文具先存直房，不必臨時攜帶，一便也。几案視席地為適，二便也。饌茗有廚役伺候，三便也。刮補托能手代勞，四便也。傍晚得隨意列燭，五便也。唯地屬中秘，外人未便闖入，刮補等事，必同僚相切者為之。即試策中條對排比，亦可相助為理。俾得專力精寫，不至限於晷刻，有此種種使宜。故每科鼎甲由中書中式者，往往得與其選。相傳光緒中葉，某修撰書法能工而不能速，殿試日，甚暝暗矣，猶有一行半未畢，目力不復克辦。正惶急間，適監場某貝勒至，悅其字體婉美，竟旁立，燃吸煙之紙煤照之，屢盡屢易其紙煤，且屢慰安之：「姑徐徐，勿亟也。」迨竣事而紙煤亦罄矣。殿撰感恩知己，臚唱後，以座師禮謁某貝勒。蓋旗人務觀美，稍高異者，固猶知愛字，尤能愛狀元字也。此殿撰設由中書中式者，則何庸乞靈於紙煤耶。

對聯有絕不吃力而工巧無倫者。某名士少時隨其師入浙，日暮抵武林關，關閉不得入，小飲旅店。師出對曰：「開關遲，關關早，阻過客過關。」某應聲曰：「出對易，對對難，請先生先對。」師為之欣然浮白。

近人江浦陳亮甫瀾所著《雅》有云：「香瓷種類不一，凡泥漿胎骨者，發香較多，瓷胎亦偶一有之。要必略磨底足，露出胎骨，而後香氣噴溢。鑒家又安肯一試之耶。」又云：「香瓷最不易得，有土胎香者，有泥漿胎香者，有瓷胎香者，此自然之古香也。有藏香胎者，有沉香胎者，有各種香胎者，此人工之香也。然亦稀世之珍。有梳頭油香者，古宮奩具，別是一種風流佳話。亮甫嘗得一蘋果綠之印盒，康熙六字雙行直款，顏色妍麗，異香鬱發，非蘭非麝，為撰《瓷香館記》，並謂憚南田甌香館，非雲茶香，直是甌香。」大抵古物皆有香，唯書之香，尤醇而穆，澹而雋。

某說部云：「阮文達受和之指，以眼鏡詩得蒙睿賞，薦躋清要。」餘前已辯之矣。又按：文達以乾隆辛亥大考第一，由編修升少詹事。是年大考，題為擬張衡《天象賦》，擬劉向《封陳湯甘延壽疏》，並陳今日同不同，賦得眼鏡詩，閱卷大臣極賞擬賦博雅，而不識賦中{山企}字音義竟置三等。旋查字典，始置一等二名，奉諭：「第二名阮元，比一名好，疏更好，是能作古文者。」親改擢為一等一名。文達嘗自謂所以得改第一者，實因疏中所陳今日三不同，最合聖意。審是，則文達當日仰邀親擢，實以疏非以詩，詎亦受之於和耶。竊意文達瞻博，心目中何有於大考，何至乞靈和以自污。高宗明察，和對於其私人，平日厚賂固結者，或猶不敢多所漏泄，而獨何厚於寒儒冷宦之文達。誠如某說部所云：「吾恐反以<司見>探乾罪戾，文達通人，斷乎不出此也。」

場屋以字編號，未詳始自何時，名臣奏疏，司馬光論 F 2 1 氈兩號所對策，辭理俱高，是宋時取士編號之字。又劉昌世《蘆浦筆記》載所編字號，尚有弓、<多農>、<角免>、F 2 2、五字，編號必以僻字，殆亦慎密關防之一道歟。

咸豐間，順天闈中，哄傳大頭鬼事。據稱其頭大逾五斗栲栳，門之小者，不能容出入。同考官有憐而死者。迨後同、光朝鄉會闈，大頭鬼猶間一示現，人亦習聞而不畏之。相傳其面閃閃作金光，團團如富翁，見者試官必升遷，士子必中式，咸謂為勢利鬼裝絕大面孔者。

乾隆朝，陽湖孫淵如星衍以一甲第三授編修，散館題為《厲志賦》，孫用「F 2 3 F 2 3 如畏。」時和當國，指為別字，抑置二等應改官。故事：一甲授編修者，散館居下等，或仍留館，即改官，可得員外。有勸孫謁和者，孫不往，遂改主事。自後凡散館改部，皆以主事用。乾隆庚戌以前，會試有明通榜，例得內閣中書，猶鄉試之有副榜也。長洲王惕甫芭孫素有才名，上計時，和相欲致之門下，王拒之，不通一刺，和銜之甚深。會試王中明通榜，和特奏停止，竟將榜撤回。會試明通榜，遂自庚戌永遠停止矣。和權力之偉，能以私意屈抑人才，變更舊制若此。

長洲何紀瞻學士焯博極群書，長於考訂，其手校書籍，今人不惜重金購之。康熙朝以李文貞薦，特賜舉人進士，授編修。及散館，竟列下等，應改官，奉旨著留館再教習三年。蒙古烏爾吉時帆祭酒，亦負風雅重名，乾隆朝由檢討薦歷清華。二十餘年未嘗得與直省學政，及鄉會典試分校之役，兩試翰詹，並以三等左遷。相傳祭酒不工書，學士則書名藉甚，號稱能品者也。考試得失不足為據，其信然耶。

每科各直省鄉試，故事揭曉後，中式者謁見典試，斷無不第者與焉。唯錢塘陳句山太修兆命，文章德業為世儒宗。乾隆丙辰薦鴻博，授編修。某科，典湖北試，闈中落卷，亦一一別其純疵，明白批示。發卷後，下第士子，多來求見，咸指以要領，各得其意而去。有劉龍光者，聞公講論，感激欣喜，至於泣下，次科聯捷成進士，曆官御史，終其身執弟子禮弗衰。

古以猥褻語入史書者，嘗匯記之，得四事。

一《戰國策》宣太后謂尚子曰：「妾事先王也，先王以其脾加妾之身，妾困不疲也；盡置其身妾之上，而妾弗重也。何也，以其少有利焉。」

一《後漢書·襄楷傳》：「襄上桓帝疏云：「前者，宮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、順五行為本，亦有興國廣嗣之術。其文易曉，參同經典，而順帝不行。」章懷太子注：《太平經典·帝王篇》曰：「問曰：『今何故其生子少也？』天師曰：『善哉，子之言也。但施不得其意耳。如令施其人欲生也，開其玉戶，施種於中，比若春種於地也，十十相應，和而生。其施不以其時，比若十月種物於地也，十十盡死，固無生者。真人欲重知其審。今無子之女，雖日百施其中，猶無所生也。不得其所生之處，比若此矣。是故古者聖賢不妄施於不生之地也，名為亡種，竭氣而無所生成。今太平氣到，或有不生子者，反斷絕天地之統，使國少人。』」云云。

一則天朝，張、薛承辟陽之寵，右補闕朱敬則上書切諫，中有「陛下內寵，已有薛懷義、張易之、昌宗，固應足矣。近聞尚食奉御柳模，自言子良賓，潔白美鬚眉；左監門衛長史侯祥自云陽道壯偉，過於薛懷義，專欲自進，堪充宸內供奉。無禮無義，溢於朝聽」云云。則天勞之曰：「非卿直言，朕不知此。賜彩百段。」

一《金史·后妃傳》：「海陵私其從姊妹莎裡古真餘都。莎裡古真在外為淫佚。海陵聞之，大怒曰：「爾愛貴官，有貴如天子

者乎？爾愛人才，有才兼文武似我者乎？爾愛娛樂，有豐富俸岸過於我者乎？」又海陵嘗曰：「餘都貌雖不揚，而肌膚潔白可愛。」

已上四事，宣太后之言，托誼罕譬。古人質樸，不以此等語為諱，要亦無傷大雅。《襄楷傳》注近於房中家言，通乎陰陽化生之旨，不得以猥褻論。唯朱敬則一疏及金海陵之言，則誠猥褻不堪，不當載之史冊。敬則疏尤以諫為薦，逢惡導淫，其人品卑污至極，而則天勞之，且厚賜之，可謂有是君有是臣矣。

《春明舊事》以著人姓名屬對，有工巧絕倫者，張之洞陶然亭「烏拉布、蠶吐絲」之類。曩餘戲仿之，以《花心動》對葉志超，拳匪對準良。比又以白墮對黃興。此種對尤難於半虛半實之字，銖兩悉稱。興對墮，猶匪對良也。滙尹以文官果對武士英，亦佳。

趙秋谷以丁卯國喪，赴洪■思寓觀劇，被黃給事疏劾落職，都人有口號詩云：「國服雖除未免喪，如何便入戲文場。自家原有三分錯，莫把彈章怨老黃。」相傳黃給事家豪富，欲附名流。初入京，以土物並詩稿遍贈諸名士。至秋谷，時方與同館為馬弔之戲，適家人持黃刺至，秋谷戲云：「土物拜登，大稿壁謝。」家人不悟，遂書柬以復。秋谷被劾後，始知家人之誤也。見阮吾山《茶餘客話》。董東亭《東臯雜鈔》云：「錢唐洪■思，著《長生殿》傳奇，康熙戊辰中，既達御覽，都下豔稱之。一時名士，張酒治具，大會生公園，名優內聚，班演是劇。主之者為真定梁相國清標，具柬者為益都趙贊善執信。虞山趙星瞻徵介，館給諫王某所，不得與會，因怒，乃促給諫入奏，謂是日係皇太后忌辰，為大不敬。上先發刑部拿人，賴相國挽回。後發吏部，凡士大夫除名者，幾五十餘人。」按：「此事他書記載，多沿阮說。董雲啟變由趙徵介，挽回賴梁棠村，可補阮氏所略。

近人有以顯宦姓名屬對者，或工巧絕倫，不亞都門曩所稱述。朱介人對赤發鬼，朱桂辛對白瓜子，又對赤松子，劉心源對弓背路，蔡鏢對蛇矛，陸鳳石對九龍山，阿穆爾靈圭對又求其寶玉，劉幼丹對康長素，汪精衛對周自齊。又昔人以萬青藜對三白瓜，蔡瓜皆平聲，殊乖對體，不如雙紅豆，亦工亦韻。

光緒季年，某貝子陳請開去差缺一摺，外間頗有抄傳者，略云：「伏念奴才派出天潢，素叨門蔭，誦詩不達，乃專對而使四方，恩寵有加，遂破格而躋九列。方滋履薄臨深之懼，本無資勞才望可言。卒因更事之無多，以致人言之交集，雖水落石出，聖明無不燭之私。而地厚天高，局■有難安之隱，所慮因循戀棧，貽衰親後顧之憂，豈唯庸鈍無能，負兩聖知人之哲。思維再四，輾轉旁皇，不可為臣，不可為子。唯有仰懇天恩，准予開去御前大臣農工商部尚書要缺，以及各項差使。願此後閉門思過，得長享光天化日之優容。儻他時晚蓋前愆，或尚有墜露輕塵之報稱，所有瀝陳下悃。」云云。按：此摺於宛轉乞憐之中寓牢騷不平之意，雖非由衷之言，亦可謂善於詞令者矣。

新學家言最重腦，謂腦滿則智慧足，凡人屬文構思，汨汨然來時，皆若自腦中來者。乾隆時，天台齊次風召南性強記，讀書一過，即終身不忘。試宏詞高等，由編修官至禮部侍郎，以文學被寵眷。久之，墮馬傷腦，腦迸出，垂死，蒙古醫取牛腦合之，敷以珍藥，數月始痊，自是神智頓衰，讀書越日即忘矣。此可為腦主慧之確證。

孫淵如由一甲二名授編修，散館改刑部主事。相傳因《厲志賦》中用「■■如畏」語，和「指為別字，抑置二等。無錫丁杏■紹儀《聽秋聲館詞話》云：「淵如自恃文思敏捷，散館前，戲與友人約：『日午交卷出，當宴於某所。』致誤引，登九餘三，為『登三餘九』。改官比部。」此又一說也。淵如以乾隆丁未第二人及第，散館改部曹，出為山東兗沂曹濟道，乞病歸。越六十年，宛平袁■刃庵續懋以道光丁未第二人及第，亦緣事降部曹，出為福建候補道，權延建邵道。值發逆擾閩，稱守順昌，歿於陣。二公科第官階，如驂之靳，唯晚節不同，則遭時之常變使然耳。■刃庵亦工詞章，原籍常州。

唐代博學宏詞與諸科並列，不甚貴異。清朝則為特科，垂三百年，僅再舉行。康熙己未，初試於體仁閣，特命賜宴，並高卓倚，殿廷常考所無也。乾隆丙辰再試，恩禮如康熙時。一時儒彥彬彬，得人稱盛，媿兩漢焉。偶閱崑山朱以載厚章《多師集》，有《賦得三才萬象各端倪，得才字》七言十二韻詩，自注：「江南三院考取博學鴻詞科。」按：以載係乾隆時徵士，未及廷試先卒，當其薦舉之初，須由本省考試，則亦未極隆重，曰考取，殆猶有考而不取者矣。未審康熙徵士如彭羨門、陳其年、朱竹■、汪苕文諸名輩，亦曾經本省院試否。

嘗記某說部云：毛西河能五官並用，嘗右手改門生課作，左手撥算珠，耳聽門生背誦，目視小僮澆花，口旋答門生問難，旋與夫人話評。比閱《多師集》，沈德潛序：「藥亭故豪於才，古歌詩雜文及駢體小詞俱合格，又工八法，嘗於其座間見旁列二人，各執筆磨墨操紙以待，藥亭口授，一成四六序，一改友人長律，而已又譽寫某《孝子傳》，約千餘言。中有得，令二人參錯書之。頃之，序成，多新語，長律亦完善，己所謄寫，極工楷，無脫誤。中又與予道別後相思語，以是知五官並用，驚其才能。」云云。則西河不得專美於前矣。西河康熙己未徵宏詞，試列二等。

明孝廉海寧查伊璜繼佐，甲申后家居，放情詩酒，識吳六奇於窮途風雪中，解衣贈金，以國士相許。迨後伊璜因史案罹禍，六奇感恩圖報，既飛章為之昭雪，復持贈至於縹雲，豪情高誼，垂三百年，播為美談。獨惜六奇以萬夫之雄，列貳臣之傳，蒙順恪之謚。六奇誠能報伊璜，其所自處，固有重如泰山者。而唯伊璜之死生禍福是計，乃至於起居玩好，尤末之末矣。雖然，不能得之大雅宏達之君子，而顧以繩歷張■次飛之勇夫，不已苛乎。據《貳臣傳》：「吳六奇，廣東豐順人。明亡，附桂王為總兵，以舟師踞南澳。順治七年，平南王尚可喜等自南雄下韶州，六奇與碣石總兵蘇利迎降。」當是得伊璜■次助後，先投效桂藩，後歸命清室。蔣心餘作《雪中人》傳奇及《鐵丐傳》，第雲梅關途次，投見帥幕，而不及其仕明一節，蓋為六奇諱，且諒之深矣。伊璜詩稿名《釣業》，甚新。

江陰繆筱珊先生夙學碩望，並世宗仰。辛亥已還，避地申江，寓虹口謙吉東裡。甲寅十月某日，餘偕吳遁庵閒步新閘橋迤東，見路南一家，門題「繆筱山醫室」橫扁，大小各一。何同時同地，姓字巧合若是。戲占一律云：

點檢同書費審詳，教人錯認藝風堂。

杏林未必留雲在，藥籠何因拾藕香。

緗素家珍標難素，顧黃學派衍岐黃。

還疑史筆餘清暇，得似宣公錄秘方。

他日先生見之，當必為之解頤。

科場故事有絕新者。康熙甲午，准文武生員互鄉試一次，文武舉人互會試一次。乾隆丙辰，准文監生入武場。辛酉，福建武生某以懷挾文字預藏試院，竟以五經中元，事發，置於理，因停互試及文監生入武場例。

廣西鄉試題名，每名下注官至某官。順治丁酉科第六名鄧開泰。注云：「湖北有瘴令。」蓋當時知縣缺，有有瘴無瘴之分。以粵人耐煙瘴，故專補有缺，亦故事也。又康熙十一年壬子科廣西鄉試，中式第十二名賈錫爵，滿洲人。是時，隨宦子弟，准與所在省試。

宋版書凡「恒」字，皆作「■」。恒缺末筆，避真宗諱。按：■本同恒。朱子曰：「人心一日為F■。」《周禮·冬官考工記》：「弓人■角而短。」亦用此F 2 4字，第音義異耳。又「■」為清時避諱缺筆字。按：《說文》：「安■字，本無末筆。」注：「安也，從宀，從心，在皿上，皿，人之飲食器，所以安人也。」或改寫作「甯」，諱亦近古。《前漢書·王莽傳》：「永以康甯。」第「宀」下從「必」不從「心」耳。

慈溪姜西溟宸英，以布衣薦入史館，仁廟嘗謂近臣：「姜西溟古文，當今作者。」每榜發，輒遭問■宸英舉否。年七十，始以第三人及第。西溟不食豬肉，見人食豬肉輒惡避之，致有以回教疑之者。朱竹■宅戲曰：「假食豬肉，得淡墨書名，則何如？」西溟不答。相傳竹■宅自定詩集，不肯刪《風懷》二百韻，曰：「我寧不食兩廡特豚耳。」若西溟乃真不食特豚者。

武進黃仲則景仁才氣駿發，洪北江以李青蓮比之。乾隆丙甲，駕幸山東，以獻詩召試，選武英殿書籤，敘勞授主簿。陝撫靈巖畢公為入資得縣丞，僅八品枝官，卻歷中外，兼考試勞績損納三途，亦不數觀也。

或問杜於皇貧狀，於皇曰：「往日之窮，以不舉火為奇；近日之窮，以舉火為奇。」於皇斯言，可謂不著一字，盡得風流。於皇名澹，黃岡人，性孤傲，好詆訶俗人，著有《變雅堂集》。

宋劉龍洲詠美人足《沁園春》詞，「洛浦凌波」一闕，膾炙人口久已。明徐文長《菩薩蠻》詞有「莫去踏香堤，遊人量印泥」之句，皆詠纖足也。若今美人足，則未聞賦詠及之者。始安周筮頤夔《念奴嬌》云：

踏花行遍，任匆匆，不愁香徑苔滑。六寸圓膚天然秀，穩稱身材玉立。襪不生塵，版還疊玉，二妙兼香潔。平頭軟繡，風翹無此寧帖。花外來上秋遷，那須推送，曳起湘裙褶。試仿鞋杯傳綺席，小戶料應愁絕。第一銷魂，溫存鴛被底，柔如無骨。同借識好，向郎乞，借吟烏。

又吳縣某閨媛《醉春風》云：

頻換紅幫樣，低展湘裙浪。鄰娃偷覷短和長，放、放、放。檀郎雅謔，戲書尖字，道儂真相。步嬌無恙，何必運鉤仿。登登響畫樓西，上、上、上。年時記得，扶教小玉，畫闌長傍。

兩詞並皆佳妙，亟錄之。

咸豐時，巡檢某，家本素封，非升斗是需，而以一命為祭者也。所治扼衝要，而戶籍無多。一日，欽差過。欽差者，勝保也。權箴熏灼，不可一世。巡檢奉嚴飭，募人夫六百，翌晨開差，百計弗克辦。方寸叟失厝，忽聞諸人兼從，翌日為欽差誕辰。巡檢喜曰「得間矣。」詰朝，欽差坐堂皇，召巡檢跪堂下，問人夫齊集未。對曰：「未也。」欽差則怒甚，謂：「而何人，敢誤吾差？當以軍法從事。」巡檢殊夷然，跪進近膝，從容稟曰：「六百人夫，誠咄嗟未易辦。值欽差華誕，竊願惟暫駐，少伸嵩祝之忱。屬王程匆促，即亦未敢挽留，謹薄具折席，伏乞賞收。」詞畢，叩首至地者再，袖出紅箋封，捧持以進，欽差色稍霽。啟紅封，稍注目，則萬金券也。當是時，左右鴿侍者，{比土}而集。欽差重轉圈，則厲聲詰巡檢：「吾生日，汝烏知者？」則叩首對曰：「欽差生日，猶父母生日，烏敢弗知。」巡檢固六品頂戴，頂車碾。欽差指其頂，若為斥責之者，謂之曰：「汝知吾生日，胡戴白頂來，其速歸，換藍頂來見我。」巡檢崩角肅退。頃之，欽差啟節，巡檢戴藍頂往送。未幾，以人才保薦，以知縣用，加四品頂戴矣。勝保作威作福，大率類此。及其敗也，朝廷命將軍忠勇多公來拿問，即為之代。將至矣，偵者以聞，勝方擁豔姬，縱羔酒，殊不為意，曰：「彼來，誅吾調遣耳。」俄而忠勇捧詔至，開讀畢，仍傳諭旨，問勝保是否奉詔。勝泥首仗罪稱萬死。隨納印綬，易冠服，即日就道，乘二人竹輿，以鐵索十數匝。忠勇推情，特許辦裝資，為馱十有二，寵姬一，得之賊中者，挈以行。從行者，都門數舊僕，及幕僚親厚者一二輩。距節轅數里許，其地某都司駐守，先是，都司固提督，與勝不相能，以微罪，謫今職，奉檄駐守是。勝道出是，當勘驗然後行。都司曰：「而犯官，何得挾重裝，攜眷屬。」既皆扣留，益復促勝行，勝無如何。幕僚者為緩頰，執弗許。亟返奔，陳乞於忠勇，得給還裝資。寵姬者以賊孥，弗得請。勝泣涕如雨，踉蹌北行，聞者快之。其平日養寇自重，誤國殃民，尤不止弄權估勢而已。

揚州鹽商皆官也，自咸豐朝開捐納翎枝例，則又皆戴花翎，每日宴集平山堂，翎頂輝煌，互相誇耀。朋從往來，不以輿而以馬，取其震炫途也。狂生某亦戴其銅頂破帽，帽之後簷，綴以楮鏹，策秃尾瘦驢，日逐隊驪黃孔翠間，或先之，或後之，或並駕齊驅，自謂備極形容之妙。旁觀者輒軒渠。鹽商病焉，而無如何。集資厚賂之，僅乃中止。狂生夙寒，自是稍潤澤矣。張丈午橋說。丈真州人，家郡垣。

世俗異姓結為兄弟，各具紅柬，備書生年月日，裡居官位，及其三代名氏，兄弟妻妾子女，一一詳載。撰吉蒞盟，彼此互換收執，謂之換帖，或云拜把。殆取手足之誼，願以道義結合者殊鮮。大都揣勢利之見，為不由衷之周旋。往往兄若弟躋貴顯，則卑下者必躬自退帖，受之者亦岸然不以為泰。尤有因以為便，肆行殘賊之奸謀。原之急，無望紓其難；虎日之噬，轉以戕其生。古今來駭魄恫心之事，寧有過於是者乎。

光緒初年，四川東鄉縣民袁騰蛟聚眾抗糧一案，方事初起，東鄉令沈某適公出，令之弟某具牘會垣，以民變告，張皇請兵，意在邀功。時護川督鐵嶺文格，字式崖，素性卞急，漫不加察，輒檄提督李有恒帶兵馳赴，檄文內有「痛加剿洗」云云。有恒夙奉檄操切，戕斃無辜數千百人。適南皮相國張文襄督學西蜀，任滿回京，據情疏劾，有旨交新督丁文誠查辦。或為有恒危，有恒殊夷然，謂人曰：「吾固遵憲檄辦理，吾何患焉。」陝人田秀粟，字子實，於有恒為換帖兄弟，時權成都令，承護督指，斬賺取前檄，歸罪有恒，別為檄同式，唯「痛加剿洗」改「相機剿撫」，為得間掣換地。一日，秀粟詣有恒，談次及東鄉案，有恒曰：「吾固遵憲檄辦理，吾何患焉。」秀粟曰：「檄安在，曷示我？則是案結束奚若，可一言而決。」有恒武人，無遠慮，重秀粟兄弟行，益坦率，遽入內，出檄示秀粟。當是時，日向夕矣，客座稍暗，秀粟則持檄從容就門次，若為審諦者，亟納袖中，易別檄，歸有恒，則慰之曰：「誠然，老哥信無患也。」適有他客至，秀粟匆匆遂行。迨有恒覺察，則已痛悔無及矣。未幾獄具，有恒及沈令皆大辟。秀粟以易檄功，擢刺瀘州，旋調忠州。某日，送客至門，忽神色慘變，自言見有恒來索命，從者掖以入，俄暴卒。此事凡宦蜀者能言之。夫秀粟，狗彘耳，烏足責；獨惜文誠以屏臣碩望，與聞陰賊之謀，又復賞惡勸奸，升擢秀粟，對於「誠」字一字，其能無愧色否乎？

文人短視者夥矣，林璐撰《丁藥園外傳》云：「藥園先生名澎，杭之仁和人，以詩名。與宋荔裳、施愚山、嚴澗亭輩稱燕台七子。其讀書處，曰攬雲樓。客午登樓，藥園伏案上，疑晝寢，迫而視之，方觀書，目去紙不及寸；驟昂首，又不辨誰某。客嘲之，藥園戲持杖逐客，客匿屏後，誤逐其僕，藥園婦聞之大笑。一夕娶小婦，藥園逼視光麗，心喜甚，出與客賦定情詩，夜半披幃，蕩澤襲人，小婦卒無語，詰旦視之，繫下婢也。知為婦所給，則又大笑。藥園世奉天方教，及官法曹，猶守教唯謹，同官故以豬肝一片置匕箸，藥園弗察。吏人以告，獲免。嘗晨入東省，侍郎李公棠從東出，藥園從中人，瞠目相視，侍郎遣驍卒問訊，藥園趨謝。侍郎笑曰：「是公耶，吾知公短視，奚謝為。」《外傳》又云：「藥園謫居塞上，茆屋數椽，日晡，山鬼夜啼，飢颯聲咽。忽聞叩門客，翩然有喜。從隙中窺之，則一虎，方以尾擊戶。」

藥園短視若彼，門隙聽見，殆未必明確以為虎，容或非虎也。餘聞某名士，觀書輒黔其准；又二人皆短視，相見為禮，各俯其首，額相觸，則藥園之流亞矣。相傳乾隆朝，某省知府某，入都展覲，召對畢，頓首言：「臣猶有下忱。」上曰：「何也？」曰：「臣有老母，臣來京，別母。母命臣，必仰瞻聖顏，歸以告母。」上曰：「而目朕可。」曰：「臣短視。」曰：「攜眼鏡未？」曰：「有之。」曰：「帶鏡目朕可。」某頓首遵旨。有頃，上曰：「審未？」曰：「審矣。」頓首謝恩出，上嘉其質直。未幾，竟大用，亦短視之佳話也。

乾、嘉以還，金石專門之學，僂師武虛谷與錢塘黃小鬆齊名。虛谷博洽工考據，尤好金石，同縣農家掘井，得晉劉韜墓志，虛谷急往買之，自負以歸，石重數十斤，行二十餘里，到家憊頓幾絕。性迂僻善哭，嘗游京師，主大興朱文正家。除夕，文正餽餽局、蒙古酒，虛谷食已大哭。主宅驚怪，疑其久客思家，亟慰問之。則曰：「無他，遠念古人，近傷洪稚存、黃仲則不偶耳。」乾隆五十七年，當和_卜政，兼步軍統領，遣提督番役至山東，有所_讒察。其役攜徒眾，持兵刃於民間凌虐為暴，曆數縣莫敢問。至青州博山縣，方飲博志肆，知縣武君聞即捕之。至庭不跪，以牌示知縣曰：「吾提督差也。」君詰曰：「牌令汝合地方官捕盜，汝來三日何不見吾？且牌止差二人，而率多徒何也？」即擒而杖之，民皆為快，而大吏大駭，即以杖提督差役參奏，副奏投和_卜。而番役例不當出京城，和_卜還其奏，使易。於是安仗平民勒革武君職。博山民老弱，謁大府留君者千數，卒不獲。然和_卜遂亦不使番役再出。虛谷之風趣如彼，而其風骨如此。相傳虛谷得《劉韜志》於桃園莊，珍秘特甚。亟仿造一贗石，應索觀及索拓本者，真者則什襲而_藏於匱。虛谷歿後，其猶子某，疑其重寶器也，夜盜之出，竭畢生力，幾弗克負荷，及啟視，石也。則怒而委之

河。此事殊殺風景，然亦未嘗不有風味，因牽連記之。

張文襄開府兩湖，值六十壽辰。仁和譚仲修時主經心書院講席，撰壽文逾二千言，竟體不用「之」字，避文襄名上一字。文襄亟稱賞之。

滇南大觀樓長聯，膾炙人口久已。庚子五月，北京義和拳匪設立神壇於清涼庵，無名氏仿其體作楹聯云：

五百石糧儲，助來壇裡，登名造冊，亂紛紛香火無邊。看師尊孫贖，祖托洪鈞；神上太公，單傳大士。伸拳閉目，總言靈爽憑依。趁古刹平台，安排些蘆棚葉薦，便書符念咒，遮蔽那鉛彈鋼鋒。莫辜負腰纏黃布，首裹紅巾，背繞赤繩，手持白刃。萬千人性命，付與團頭。濃夢酣眠，明晃晃刀槍何用。想焚毀教堂，圍攻使館，摧殘民舍，蹂躪官衙，張膽喪心。那得天良發現，矧殺人越貨，直自同豺狗貪狼。縱作怪興妖，今已化沙蟲腐鼠。只贏得台偃龍旗，門隳魚鑰；宮屯虎旅，道走翠華。

滿人多工於應對，而苛其中之所有。無名氏詠四品宗室詩，句云：「胸中烏黑口明白，腰際鵝黃頂暗蘭。」又某君贈某國人詩，有云：「窺人驚眼蘭花碧，映日蜚毛茜草黃。」並工麗絕倫。

某縣童試，詩題「多竹夏生寒」。某卷句云：「客來加暖帽，人至戴皮冠。」學使某亟稱賞之，謂吐屬華貴，非尋常寒■能道。又「潤物細無聲」題，句云：「開門知地濕，閉戶聞天晴。」某名士亦亟賞之，謂「無聲」二字，熨帖入妙。

同治初年，洪秀全虎踞金陵，號稱延攬英傑。江南處士熊倜，字屈人，嘗挾策乾秀全。秀全奇其才，而不能用，偽翼王石達開與語，悅之，乘間屢言於秀全，卒弗聽，而熊感石氏知己甚深。會洪、楊構釁，楊被收，熊聞耗獨先，亟貽書報石，趣宵遁。石得書，即日微服過熊，欲約與俱，至則已先行矣。石之去洪也，匆匆弗克辦裝，然盡篋所攜，多金玉寶器，所值殊巨。昏夜單騎，走豐碭間，竟為流寇所困，掠其裝資，並致石於其主帥，石亦不自道誰何。帥遙見石，跣而逆，握手若平生歡。石諦視，則熊也，愕眙出意外。熊曰：「公來何暮？僕為公營菟裘久矣。太平非王霸之器，性又多疑忌，不受善，以逆取不能以順守，『一片降幡出石頭』，指顧間事耳。我公誠有意，僕不才，竊願從三軍之後，效一得之愚。如其不然，或遁跡煙霞，放情山水，亦願陪尊俎，奉笑言。僕生平落落難合，所如輒阻，悽愴江潭，生意盡矣。不惜須臾忍死，圖有以報公，冀公不我遐棄耳。」當是時，石固指別有在，無留志，詰旦辭去，熊揮涕送之。未幾，披荆版釋氏，行腳不知所終。夫石達開，而亦被掠於流寇，絕奇。因被掠而遇熊，頗涉世俗小說窠臼，然而皆事實也。宇內不乏熊生，或並一石達開而弗克相遇，悲夫。

上海新聞橋迤東，有繆筱山醫寓，揭藥其門者再，與江陰繆筱珊先生姓字巧合，餘嘗作詩賦其事。越翼月，先生至自都門，見而賞之。因再占一詞，《調寄點絳脣》云：

男女分科，霜紅龕主原耆宿，藉香盈菊，何用參苓■。

八代文衰，和緩功誰屬。醫吾俗，牙籤玉軸，乞借閒中讀。

日本和名文詞，東雲，天曉也；珠囊，囊也；年玉，新年餽贈之物也；粟散國，小國也；裙野，山腳也；裙分，分配也；門並，比屋而居也；雪隱，廁也；素讀，但讀而不求解也；蒼書，抄本也；歌道，學作詩也；作言，理想小說也；辛抱，堅志也；言葉，言語也；珍聞，奇聞也；米壽，八十八歲也；金持，富翁也；花■取，新婦也；箱入娘，不出戶之少女也；引眉，畫眉也；步銀，行商所得利也；紺屋，染坊也；蒔繪，金漆也；郎從，侍從也；猿鬆，多言也；淺猿，愚拙也；淺暮，無智也；豬武，過猛而野也；手游，玩具也；鼻唄，微聲也；鮫肌，粗皮膚也；玉代，纏頭金也；姿見，大鏡也；玉垂，繩線也；竹流，錢也；立花，養於瓶內之花也；徒花，華而不實也；花守，守花園之人也；青立，發芽也；韓紅，大紅也，若綠，新綠也；萌黃，淡青色也；鶯茶，合綠色、棕色、灰色而為色也；茸狩，彩菌也；蓼酢，醬油之一種也；卯花，豆渣也；皆新雋可喜。又天武四年，彼國方崇尚浮屠教，禁食獸肉，有疾則食肉，疾止復初。於吾國《禮經》所云，殆斷章取義焉。市肉者隱其名，曰藥食，亦曰山鯨。所懸望子，畫牡丹者，豕肉也；書丹楓落葉者，鹿肉也。弛禁後遂不復見。黃公度《日本雜事詩》云：「甚囂塵上逐人行，日本橋頭晚市聲；別有菜場魚店外，丹楓落葉賣山鯨。」夫牡丹，花之富貴者也，乃以為豕肉之標識，未審托詭何居。

貴池劉蔥石得唐制大小兩忽雷，築雙忽雷閣，繪《枕雷圖》，徵題詠以張之。餘為撰匯刻傳奇序，附三絕句。其一云：「取次瑯■教按拍來，尋常弦管莫相催。挑燈笑問雙紅袖，參昴星邊大小雷。」蓋蔥石二姬人龍嬋、柳媵，兩忽雷歸其掌記也。甲寅九月初四，值蔥石四十生日，湘陰左子異贈聯云：「菊酒稱觴，先重陽五日。楚園奏雅，撥四弦雙雷。」殊工切。蔥石滬上所居，名楚園也。

光緒庚子、辛丑間，友人錄示萍齋主人《感懷》八章，步秋閣學原韻，藏之篋行久已，茲錄如左：

一夜西風萬木凋，繞枝烏鶻去迢迢。

愁邊淚落銀河水，夢裡心翻碧海潮。

日月乾坤雙照外，干戈天地一身遙。

江關蕭瑟尋常事，銅狄摩挲恨不銷。

又：

太息回天力尚微，乘秋便欲破空飛。

一身詎忍言功罪，萬口偏難定是非。

大澤龍蛇終啟蟄，故山猿鳥莫相違。

三千死士田橫島，南望中原涕淚揮。

又：

軍符一道下從容，宜有昇平答九重。

誰料廣寒修月斧，卻教洛浦應霜鍾。

越禽向暖孤飛去，桀犬驕人反噬凶。

落日營門敞秋色，喧喧笳鼓頌時雍。

又：

久已分封向醉鄉，又憑射獵入長楊。

渭涇清濁雙流合，門第金張七葉昌。

君子何辭化猿鶴，中朝從此有蜩螗。

逢人莫道頭顱好，鏡裡相看半是霜。

又：

漢南司馬今人傑，萬事應非築室謀。

歌舞能銷君國恨，死生空廬友朋憂。

功名白髮仍持節，霄漢丹心失借籌。

遙領頭銜是橫海，忍隨李蔡爵通侯。

又：

周宣車馬中興日，漢武樓船擊空年。

奉使更無蘇屬國，談兵偏罪杜樊川。

風雲淮海行看盡，子弟湖湘亦可憐。

昨夜■檜又西指，仗誰搔首問蒼天。

鄭

重見詞源三峽傾，幾人聯袂又蓬瀛。

欲隨幕燕營新壘，已與江鷗背舊盟。

未死秦灰猶有燄，僅存魯壁更無聲。

關山直北多金鼓，要借弦歌寫太平。

又：

當年亦是鳳鸞姿，雪壓霜欺歷幾時。

宦味乍同雞肋戀，壯懷應有馬蹄知。

濁醪味薄愁難破，故劍情深夢所思。

風景不殊悲舉目，買山何處彩華芝。

八詩皆雋婉可誦，托誼甚顯，可推按得之。惜萍齋姓名，弗可得而詳耳。